

组诗

北疆：你是我惊心动魄的辽阔

●燕南飞

序

你是我惊心动魄的辽阔
生怕一脚迈出,就会踩出让人心碎的涟漪

车轮丈量我们的背影和渴望
丈量无人区漫长的空寂:从峡谷到山脊
生怕被一只大手买走余生
又渴望被它俘虏
花朵啊
都是原地守护的羊群,追赶擅入者的梦境

扑入乌拉盖草原的怀抱时
我们都是它散落在天涯海角的孩子
苍狼引路,放纵心底的狂野
要么纵情高歌,要么默默流泪
你我之间的相遇
在草尖上摇晃,在瞬间永恒

当我们把草原拖入哈民忙哈的眼眸中
说什么王者可汗
说什么英雄草民
此刻,骨殖咬紧的手臂
向你诉说野草般疯长的传奇
当你转身离去
背影缓缓撕开故事的序曲

1

在西辽河畔,被他养大的乌鸦
突破人与动物之间绝望的对峙
他养大了它的孤独,它养大了他的辽阔
同样是一片天空
所有生灵都是答案

不再问故事的下落
也不再问翅膀生在谁的肋骨间
颤抖的雨滴成为飞翔的遗物
落在谁的额头上,落在谁的掌心
都会洇开同样亲爱的美

——那一只鸟儿
拒绝我们的问询
它要从天空的手掌中
替我们取回漂泊的一生

2

那座老挂钟
被他修了又修
仿佛从来没有走准过,也从来没有停下过
他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偶尔瞄上一眼
偶尔用挂钟钥匙拧几圈
似乎上过劲儿的日子
过得更踏实

他常说:哪打铧子哪往犁
他还说:有了铁铧,还愁挖不出水吗

倒在田埂上的九叔,像一根指针
终于把他拧紧的故事讲完了

一座座钟
像一块块碑,让匆匆忙忙的時光
偶尔歇脚
暴雨或山洪,也许能在钟摆上完成和解
然后

听老人揭晓答案——

被一记钟声放过的人们
都是知情者

3

那些散碎的石头
可能是一个被咬碎的部落
也可能是一句被咬碎的情话
生与死被抚摸时,所有沉默的回答
已闯入胸腔里,横冲直撞

牧羊人的屋子里
装满了厮杀的秘密
清点它们的遗物
石斧子、箭镞、牙齿、断骨
我们本不相识
抚摸或捧在掌心
隐隐约约听到烟火中的啜泣——

道别时,彼此不必挥手
此分离,会在下一个遗址上偶遇
此分离,会在又一个巨大的掌心
被一只手掌相认

而捡石头的人们
正在被他们的影子,一步一步捡回去

4

无人区的大幕,为一群人打开
嘈杂的山岗,沉寂的峡谷
被草香的颜色反复涂改
车轮碾过的地方,一座座山的身世
缓缓流出:走太急了
你逃离人间之心,已追不上花朵的喘息

扶住一根高草
你可以像一根高草那样站立
风永远刮不倒你我柔软的对视
也只是一棵高草
能够扶起一个人
漫长而又辽阔的疲惫

视线被风声按住
按在你的肩上,我的眼眸
你是我忐忑不安的辽阔
像一座山,在心头走路

5

我这只老羊,终于在乌拉盖草原止步
牧场是甜的
藏在半开的花瓣里
怀抱云朵般的灰烬
如深渊,把我全部的爱喊走

羊群,是山的幼崽
停留在溪曲的前奏不想长大
一下一下踩着琴键
山坡上
一串一串音符徘徊
我和你一样,是山水间长不大的孩子
收下漫山遍野的礼物

——咩叫,此起彼伏
叫得人

心里长满了草啊
叫得人
想不起从前的事

6

我们不来,湖有些空
拥抱它的空旷,也拥抱它万年的等候
水鸟低头
似在伏耳低语:他们不像好人
看上去也不怎么坏

乌拉盖湖的脸庞
与太多的容颜交换仆仆风尘
环湖之路乃是无尽追逐
追风、追雨、追天空,追自己

鸟儿们看惯了
自己追不上自己的人
又无法放弃:从一座湖的宠爱中
抽身而出,才是最遥远的路

一滴水,可以是一片草原的尽头
也可以是英雄上马的地方
大汗与大汗的恩怨
待你侧耳倾听时,仿佛已埋进
马蹄远去的瞬间

湖岸上
一切生灵都不是观众
想起漫长的旅程
乌拉盖的眼眸,最适合搁浅

7

蜿蜒游动,若无骨之蛇,叼着落叶
乌拉盖河步步都是高潮
听鼓敲响沙场的愤怒
它要把一座座山,拖入乌拉盖的心口

我,要归入它的队列
长长的归途
有无数逐梦者倒下
顺着山坡流入脚窝
九曲湾伸出舌头,试探一个部落的音讯
——你在等谁?
哦,我在寻找一根能够牵走我的绳索

一笔狂草
完成一次奔赴
九曲十八弯的飞白
点燃一滴泪水,之后
火焰,永远不会被一见钟情所谈

我们不是画中人
我们只是想所有恩怨都相安无事

8

被自己的影子推上山顶
我们把乌拉盖湖的心跳,祭在教包上

仿佛能听懂气喘吁吁的渴望
站在高处,才会感到天空与湖水扑面而来的汹涌

骨髓里有波浪起伏向上爬
变幻多端的手势

仿佛能从石缝里抠出变化多端的幻术
火红的萨日朗
炸裂即将分别的伤感

下山时,被雨一路追打
逼问你们要把口袋里的乌拉盖带到何处

——我把前生和来世的喧嚣
就此放生,你把沦落天涯的人们统统放走
仿佛摔了个跟头
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9

要从一座雕塑里
请出英雄的回眸瞬间
可汗在山顶望远
落日的余晖
照在对手也是兄弟的脸上

就当是完成一场约定吧
我已在我的沙场上放羊
而你依旧是弓箭手
或者是守墓人
守着漫山遍野的生灵不肯老去
一张张面孔
埋在山顶

密密麻麻的铁栅栏
打捞烟尘里的险谲:无名小卒
可以在月黑风高夜
也可以在阳光灿烂时
轻轻按住刀光剑影的寒意

对视中,转过身去
不敢回头,怕一回回头彼此都老了
像一个个刚刚被原谅的孩子

10

在哈民忙哈,我才知道
活着有多么漫长
从一粒粒种子开始
我才知道等待有多么漫长

每一节骨头
都是铺在墓穴里的乐谱
你不忍读他
就别过脸去,听一听
他们的拥抱有多么短暂
如果我也是他们当中的老父亲
也会紧紧拥抱孩子们的颤抖
支撑起无边无垠的沙子
被风吹动荡起慈祥的涟漪
如果我是他们的儿子
会在死亡来临的瞬间,咬紧自己的手臂
只盼他们能在生死关头突围,走得越远越好
如果灰烬和腐朽
至今还会成为参不透的秘密
那么我们留给人类的誓言,都值得托付

——一条大河
不会因为一个遗址止步
一些人
不会因为一个遗址
而害怕自己成为它惊心动魄的辽阔

散文

沙海踏金,心向旷野

●侯建华

清晨的微风还裹着雨后的凉意,三辆旅游大巴已在集合点闪着车灯。车窗上凝着薄薄的水雾,同车旅伴们眼里藏不住的兴奋——有人捧着热豆浆讨论着沙漠穿搭,有人举着手机给家人发“出征”照片。领队姑娘穿着米色马甲穿梭其间,手里拿着的名册沙沙作响,点名嘱咐道:“大家带好防晒用品,一会儿路上给大家讲沙漠注意事项哦!”她的声音像晨露落在沙丘,清脆又透着活力,车里的氛围瞬间被点燃。

车子驶离市区,公路两旁的农田渐渐退成线,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开阔的青纱帐。我们走的是一条新线,从大广高速公路“东来口”下道,直插库伦旗的银沙湾。为了给大家助兴,还唱起了草原歌曲。汽车行驶大约两个小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沙丘!”所有人都凑向车窗——远处的地平线突然隆起一片金黄,像大地披了件烫金的披风,在朝阳下泛着细碎的光。领队姑娘笑着拿起话筒:“前方就是银沙湾啦,一会儿大家可别被这片‘沙漠海洋’晃花了眼!”

抵达银沙湾景区,正是上午最好的时候,阳光把沙丘晒得发热。赤脚踩上沙子,细如盐粒的沙粒顺着趾缝流淌,带着太阳的温度,几乎有些发烫。抬眼望去,连绵的沙丘如凝固的波浪,一直铺到天际,偶尔有几株骆驼刺在沙坳里倔强地绿着,几只沙蜥“嗖”地钻进沙洞,留下一串转瞬即逝的脚印。

“想不想挑战滑沙?”领队不知从哪儿变出几块滑沙板,招呼大家往最高的沙丘爬。踩着前人踩出的沙梯往上走,每一步都要压下去半只脚,沙粒簌簌往下滑,像在跟大地玩“拉锯战”。好不容易爬到坡顶,往下一看,陡峭的沙坡让人心尖发颤。领队第一个坐上滑沙板,冲大家比了个“耶”,便尖叫着冲了下去,米色的身影在金色沙坡上划出一

道流星般的弧线。轮到我时,闭眼一蹬,风声在耳边呼啸,沙粒打在脸上痒痒的,失重感涌上来的瞬间,只剩放声大笑的痛快——原来快乐真的可以从沙丘顶端滚下来。

滑沙板的尖叫还在沙丘间回荡,我们又一头扎进射箭场——拉弓时臂膀绷紧的震颤,箭矢“嗖”地穿透靶心的脆响,让每个人都过了把“草原射手”的瘾。个人还选择了骑骆驼逛沙漠。棕红色的骆驼慢吞吞地站起来,驼峰像两座温暖的小山,牵着缰绳的牧民唱着蒙古小调,声音被风吹得忽远忽近。牧民时时提醒大家:“抓紧扶手,别摸骆驼的眼睛哦!”骆驼蹄子踩在沙地上,发出“嘎嘎”的闷响,一串清脆的驼铃在沙丘间回荡,恍惚间像是走进了千年前的丝绸之路。

走到一处高坡,牧民停下来:“这儿看整个景区最好。”于是大家拿出手机给沙海“调色”。茫茫沙海中,隐约有一抹新绿,显得尤为亮眼。风突然静了下来,只有细沙从指缝滑落的声音,远处的驼队成了黑色的剪影。大家站在沙丘上,五颜六色的衣服被霞光镀上金边,相互举起手机拍风景,自己也成了别人镜头里的画。

滑沙、射箭等游玩项目结束时已近正午,大家纷纷从背包里掏出“宝藏”:有的自带面包、香肠、水果,有人带来自家腌的辣白菜,有人拆开保温桶亮出糯米排骨,几个阿姨凑在一起摊开格子布,摆上煮鸡蛋、黄瓜蘸酱和烤好的饼。一对老情侣,居然在景区小卖店买的方便面,泡起了面,腾腾热气混着沙风,把“午餐”升华为热闹的沙海野餐会!

我们围坐在树下或遮阳棚下,沙粒从帆布缝隙漏下来,在格子布上洒出星星点点。有人把烤饼掰碎了喂给旁边窜来的沙雀,有人举着酸奶疙瘩跟邻座碰杯。“自带午饭有意思,比景区盒饭多了烟火气!”惹得满桌

人都笑了起来,笑声惊起几只停在骆驼刺上的沙蝗,扑棱棱飞向了远处泛着光的沙丘。

正当我们拍着手上的沙子,商量着下一个去处时,领队姑娘神秘地晃着活动手册说:“重头戏来啦!”“歌游内蒙古”北疆文化主题活动季正热闹呢,带你们去看超级精彩的民乐演出!”

穿过一片缀着马兰花的沙坳,一座缀满彩带的巨型蒙古包赫然出现在眼前,“华音共融·享悦通辽”中国民族器乐展演的红色横幅在沙风中猎猎作响。掀开厚重的毡帘,马头琴弦的清脆便飘了过来——马头琴拉着《万马奔腾》,弓弦震颤间似有群马踏过沙丘;四胡的金戈之声让沙粒都仿佛在共鸣;最绝的是呼麦艺术家,喉间滚出的泛音像把沙漠的辽阔揉进了音符里,库伦旗是安代舞的发源地,激情四射的表演,深深地感染着观众,掌声如潮水般涌过蒙古包穹顶,连檐角悬挂的皮鼓都在轻轻震动。最热闹的是有奖互动环节,驴友们都争相举手上台抢答,有旅伴举着手机录像,镜头里艺术家的指尖在琴弦上跳跃,身后的沙画背景正缓缓流淌出金色的沙浪。

日头偏西,阳光正浓时,我们恋恋不舍地踏上归程。车子发动时,银沙湾的沙丘已变成一片金黄,路边的树影在逐渐拉长。车里很安静,有人靠着窗打盹,有人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领队姑娘坐在前排,小声跟司机师傅确认着回程路线。

随着一声汽笛鸣响,汽车又驶回到了喧嚣的城市,我望着窗外,脑子里还在回放滑沙时的尖叫、驼铃的叮咚、阳光下的沙粒反光——原来一片沙漠能装下这么多惊喜。忽然想起不知是那位哲人说的话:“沙漠不是荒芜,是大地把故事藏在沙子里,等风来,等人来听。”



盛世欢歌(版画) 吕红梅 作

科尔沁文学

艺如东园题